

只要能从中获得快乐、取得些许成绩，哪怕自欺欺人逗自己开心，此生便不算曾虚度。

## 独白莫凭栏

□李新勇

争取提拔机会的人，认为这些人不学无术，正经事情没干几件；我那时一门心思钻研业务，总想有朝一日能够让更大的领导看见我的才干，把我提拔出来，既能独当一面，也能带领团队攻城拔寨，创造更大的成绩。这些年，年年业务考评都是先进，都获表彰，可心里却委屈得很。领导走马灯一样换，一个比一个更外行，但我职务没有人家高，人家拥有决断和拍板的权力，我就得听他的。人家指挥得当，事业尚可往前发展；要是弄权瞎指挥，我纵使跳出来反对，也没一个人听我的，反倒招致众人排挤。

我应：早知今日，不如当初多读几遍《厚黑学》，深刻领悟空、恭、绷、凶、聋、弄六字真言，凭你的聪明才智，不管大小，先骗一个领导当当，说不定到如今，你的小目标也能实现个四五成！

他深以为然，略微沉思之后说，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又说，一个人如果商界中没有靠山，仕途上没有背景，那么他所有的奋斗，就可能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遣方式。

我非常理解朋友的心情。朋友很有上进心呢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凭什么我就不能风光一回——生活在一个“男人不做官，枉自活人间”的环境，做不到一半公职的后果，往往会被人误解是因为没能力、没本事、没水平。“官”太具有诱惑力了，白痴才不想混个什么官做做，这是一。关键是在其位你才有发言权，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一个平头百姓犹如站在岸边的观众，喊破喉咙，对暴涨的河水中的行船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如果你是个本领高强的好驸公，你得站在船头上操篙持桨。

“操篙持桨”有很多渠道，归纳起来，

至少有“当”和“混”两种。所谓“当官”是指凭真才实学、能力才干，比工作，讲贡献，不拘一格，不讲靠山，不论背景。而“混官”则内涵丰富，手段万千。要做官，靠的不全是能力和学识。我对朋友说，你所在的环境姓“混”不姓“当”，而你缺乏的正是“混”功夫。

不但要会“混”，嘴还要巧。诸如小小一个“溜须拍马”学问都大得很：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屁只要豁出脸皮就行——豁出去的女人多了，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，大部分还是做了底层。

于是，我给他谈起我的一个本家——唐朝那个叫李白的诗人来。李白才高八斗，在长安翰林院蹲了三年闲坑儿，不见谁来委任他一半公职，一气之下，上书请还，离开长安，一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把他的洒脱和气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一年他二十六岁。据说当时的李家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牌匾什么的，使得他在漫游山水过程中，白吃白喝不花一厘，写了大量赞美祖国河山的瑰丽诗篇。要我看，这真是不要太舒服了。可他生活的环境，也许就是一个一辈子做不到官，就会被人误认为“没能力、没本事、没水平”的环境，他内心常常有“做官做官做官”的欲望在呐喊。四十二岁那年，他终于被玄宗征召，他狂喜得忘乎所以，在与家人告别的时候写道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真有“多年修行、一日得道”的得意。可是，他的性格决定他步入仕途不如他游山玩水更好耍，狂妄傲慢、恃才傲物、放荡不羁的他，终招权臣谗毁，不得不辞官归去。就是这样，他仍然想弄个官来施展一下抱负，要不然一肚子学问只有陪他去见佛祖。再后来，急

疯了时正好遇到急剧扩充力量的李邕邀李白做他的幕府。很快李邕谋反的阴谋破产，李白话都还没说几句，更别奢谈施展什么抱负，羊肉没吃着，反惹一身臊，落得个流放蛮荒的结局。

我对朋友说，唐朝没有李白“操篙持桨”是不是照常运转？宋朝离开辛弃疾和柳永是不是也歌舞升平？你继续钻研你的业务，我继续写我的文章，只要能从中获得快乐、取得些许成绩，哪怕自欺欺人逗自己开心，此生便不算曾虚度。

李白另有一首诗：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这个叫汪伦的人很有趣，跟李白有本质区别。从诗句看得出来，汪伦一定是山野闲人，要不怎么会住在风景秀丽的“桃花潭”呢？而且一定很有才学，要不然李白也不会跟他做朋友；他的“踏歌”不管是秧歌、伦巴、牛仔、恰恰……总之一定很美，可能比得上同朝善舞的李彭年和善歌的李龟年、李鹤年兄弟。可他却终身不仕，活得却比身为宫廷乐工、深得皇帝宠信的李龟年三兄弟更快乐更潇洒。

老百姓做到汪伦这份儿上，怎一个爽字了得。

凭栏远眺是读书人最喜欢干的事情，读书人有“悬壶济世”的情结，常常企盼以“操篙持桨”者的姿态切入社会，将一肚子学问付诸实践，从而把理想变成现实。假如无法如愿，就在“凭栏远眺”这样非常耐心的等待过程中，慢慢走向衰老。殊不知，这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。《红楼梦》中《寄生草》说：“没缘法转眼分离乍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！”读懂这个，看透个中玄机，洒脱一点，笑得出、吃得下、睡得稳，那么，一切梦幻泡影，均是过眼云烟。



别人以为的苦，我并不觉得苦；别人以为的甜，我也不觉得甜……

## 银杏也有小耳朵

□江徐

梦中遇见故人，又在故人那里巧遇乡人。那位半生不熟的乡人，是小嬢嬢的婆婆，她的大孙女年幼失怙，从前每次去嬢嬢家，她看到我便会叹息，连同着叹息自己的孙女：“苦桃子啊，你俩都是苦桃子啊……”怎么会在梦里遇到这个几无交集、痛痒无关的老人的呢？我不想被她看见，更不想听见她的叹息。于是一个欠身躲闪开，逃离此地，像电视里的超人那样，双臂伸直，在半空缓慢飞行。谁知，这老人跟在身后飞来了，发出深深叹息一如从前。我问她是如何做到飞行的，她是回应的：“这不是飞行的本领，是阿赖耶识。”醒来想想，小时候的一些人与事恍如隔世，梦里的事呢，只有恍惚，没有彻悟。别人以为的苦，我并不觉得苦；别人以为的甜，我也不觉得甜；别人以为的好笑，我未必觉得好笑，就像我感到好笑的，在别人看来或许并没什么好笑。这些，都无所谓。

某一刻，听到窗外鸟叫声，想起乡下土话中形容锅里烧开的水不停翻滚，说是“水烧到笃笃翻”。笃笃翻笃笃翻笃笃翻，整个五月，窗外的鸟，大概是乌鸫吧，常常在窗外这样叫着了，叫得很欢，翻得很快。有时凌晨醒来，窗外鸟也醒来，一醒十，十醒百，众鸟俱醒，在窗外鸣着、叫着、啼着，啁啾啾啾，琳琅满耳，人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听着，莫名快乐起来。路过垃圾房，偶然一瞥，一惊，一回眸——门外那棵香樟的倒影恰好印在门口空地上，一幅巨制写意水墨画，于是停下脚步细赏一番。超市里照旧播放音乐，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你你我我爱爱恨恨的情歌，换了一首节奏轻快的纯音乐，感觉有点耳熟，凝神一听，原来是看过两遍的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的配乐呢，心中莞尔矣。

楼上仙居，楼下人寰。对于习惯了三缄其口的人来说，这是最为适宜的生活方式。楼下人家在车库前的空地上栽种了各色花、各色树，这些花草树木，有时走走看看，觉得它们无一是我的，却又都是我的，比栽种它们、占有它们的人有得更深，也更真。是从几时起，渐渐知道三千大千世界和三千小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梦境世界的？在梦外的物质世界，我信奉的是：所见即所得，凝视即拥有，趋向比到达更吸引人。楼上仙居，楼下人寰。常常是这样，也喜欢这样保持距离。一日下得楼来，巧遇垂髫小儿在门前玩泡泡机，轻轻一按，梦幻泡影，千千万万，顷刻间悉数随风飘远，飘散。我像受到了什么诱惑似的，忍不住走进这五光十色的泡影之中，鼓励小童再按，继续按，她果真乖乖听话鼓起腮帮子一个劲地按着泡泡机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数不清的泡泡。而我用手掌、用脸庞、用整个身心去喜迎、去轻触、去玩赏这扑面而来的如梦似幻的千万泡影，纵情“呀”着、“哇”着。感觉这样还不足表达内心之欣悦，于是像大猩猩那样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，感觉自己的心也化成了水，又被谁吹成空荡轻盈的泡泡，在虚空中飘浮着，向上又向上。黄庭坚词云：“心里人，看不见，霎时难遇。待来时，温存着，且教推磨。”

雨后，花也开，心也开，路边的银杏竟然也长有“小耳朵”。从来只知蚕豆会在春天里长出“小耳朵”，怎料银杏树也会在枝叶间支棱起绿色的“小耳朵”，听着夏有凉风呢。惊觉，惊喜，惊叹。一位路过的老妇驻足同喜，说自己活到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银杏还有“小耳朵”。“我也是”，我脱口而出，话一出口，觉得有点不妥，好似我和她一样大甚至比她更老的样子。太阳已经出来许久，草地上依然湿漉漉，每一根细草叶上都沾留一颗露珠，又或者是雨珠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晶莹剔透。星辰下的风流？爱的小宇宙？栀子花，轻轻嗅之，浓烈甜郁的气息如倩女幽魂般一闪而过，沁人心脾。蘑菇，凸噜在绿茵上的蘑菇，一朵朵小小、小小的雨后刚刚冒出来的蘑菇，若要打比方，它们又像是什么呢？看起来如此可爱，惹得闲人驻足蹲下身来，用指腹去触摸它，去感觉它生来到底是怎样一种质感。清晨，结伴散步的人擦肩而过，似乎在讨论孩子的成长，其中一个说：“瘦来隆轰，只有四十来斤。”引得旁听者在心里自言自语：“瘦来隆轰，这个字眼用得真好。我不要瘦来隆轰，我要白白胖胖。”后来又遇见一老妪，在边走边打电话，赶着要把手机递到某人手上交代某件事，她用沙地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：“内吾来跳了跑。”她真的在像什么似的一跳一跳地往前走呢。想象着，若是漂洋过海去见心上人，或是和心上人手牵手一起漫步西湖边，一定也会这样走着、跳着、跑着。

楼下邻居在门口种了各色花草，月季、芍药、风雨兰、竹葵、大丽菊、金银花、美丽月见草、蓝莓，还有几种叫不出名的花卉。四季桂种在花盆里，眼下是初夏，枝叶有些萎败，却悬挂着几粒“暗淡轻黄体性柔”的细小花粒。邻居患有白癜风，额头和臂膀上的白色斑纹有点触目，说话间假装自己没在意。他家养了一只折耳猫，有时路过会看见它，常常不会看见它在门口，以为它出去玩耍，沉醉不知归路。等到下次路过，又看见它趴在门前树荫下，静静观察从石径上走来走去的鞋子了。我想把一只流浪小猫送给他家养，告诉他，小猫很漂亮，两只眼睛都是蓝色的，就像蓝宝石。他微微笑着说，好呀，抱来看看。我把蓝宝石抱去了，因为某些原因，他最终表示不要了，没法养在家里。我在门外和他家的猫咪玩着，他把蓝宝石抱了出来，递还给我，同时说了声谢谢。接过猫咪的那一刹那，目光无意间触及他长有白斑的手臂，心里忽然震动，又深感抱歉。

夏日已至，落日余晖又开始变得耐看起来，浓墨重彩地涂抹着、变幻着，像是静静诉说一则亘古不变的寓言，如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说什么有情入常记溪亭日暮，无心人在婆娑世界竹篮打水。凭栏远眺的一刻，不禁发现，当夕阳吻别大地，即将翻篇的一页是平淡中饱含深情的一页。而我又想起关于云彩的一个比喻。在我心中，那是最美的比喻，宛如落日彩云。



从来正风能拒邪。从政者只要心存大道，不为财迷，不为物役，处事明、立身稳，就不会沦为投机者“围猎”和驱使的对象。

## 从来正风能拒邪

□凌云

盖儿忽然脱落了。呀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铁筒里盛的不是烟卷儿，竟是10元一张共1000元的“大团结”！

真相大白了，真比打他荆象翌两耳刮子，臭骂人一顿还厉害；这是对他的不信任，甚至是对他的侮辱。他立时青筋暴跳，脸色都变黄了。他真想把钱掷出去，怒吼一声“滚”！

可是，伸出去的胳膊慢慢抽回，难听的话儿没有出口，而是压低嗓门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，你……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来了？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能搞往党脸上抹黑那一套吗？再说，你们乡办个厂子容易吗？资金短缺，材料不足，到处去求爷爷、乞奶奶……唉，是全体工人干部日夜操劳，拼搏努力，才争得一丝生机。可你，好大方呀，一掷就是千金！”

一字字、一句句，既真诚善言，又严肃热情。那人紧紧握住荆行长的手，一句话儿也说不出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……还用说什么？此时，语言是廉价的；无声的沉默，就是最好的忏悔、最有力的回答。

尽管荆象翌铁面无私、一心服务于建设，可那些信奉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人，总以“孔方兄”作为疏通感情的润滑油、沟通心灵的催化剂，像潜流一样，暗暗向他流来。

城里一家私营电器商店，为了到西安去采购彩电，申请贷款46万元。银行初步承诺这笔信贷，店主人为紧紧抓住这根

## 兼得斋夜话

凡此种种，都不是对历史负责、对群众负责的科学态度。

## 名人故居困境

□杨譞

作品是创作者的缩影和象征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字如其人”“文如其人”“画如其人”。秉性风格的养成，又有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之说，此处之“水土”，并非仅指自然意义上的山山水水、田垄沟壑，还包括那个地方的人文传统、人情习俗。

20多年来我粗略地研究过数十位文化名人，阅读文献之外，还要选择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在行走的过程中，不少问题迎刃而解，对其人其作的理解也随之变得立体亲切，有时甚至还会产生“原来知己”的感觉。

行走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名人故居保护状况。按理，明清建筑能“坚持”到现在的不算少数，保留住一些原汁原味也并非不可能，但目睹的现状令人颇为伤怀。

有的故居已成了残壁断垣。2015年11月，我与几个朋友开车去南昌寻找介岗鹤林寺——八大山人出家的地方。车出南昌城，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，多次打听，终于找到了目的地。但见：几间四面穿风屋，两垛欲倒不倒墙；案上香残灰烬落，地上碎瓦杂草生。与想象中的“苍苍鹤林寺，杳杳钟磬鸣”天差地别。

有的故居已被弃置不顾。2012年1月，我去北京寻找齐白石故居，故居大门紧闭，四周毫无生气。问本地居民，说不开放的原因是里面太过破旧。透过门缝往里看，灰尘寸厚、杂乱不堪。最让人惊诧的是在有“齐白石故居”字样那面的墙上，竟歪歪倒倒、赫然写着四个大字：“禁止大便”。

有的故居已被“移花接木”。2004年4月，去山西太原寻找傅山生活过的西村，当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像庙一样的建筑前，里面供着傅山的彩色塑像，香烟缭绕，傅山分明已被“打扮”成菩萨一样的神物。我问司机傅山原来住过的房子呢？答曰：“前不久拆了。种菜了。”

历史文化名人，对于曾经养育过他们的那块土地来说就是一个“富矿”，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，是发展文旅产业的名片。当地百姓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享受其所带来的福泽。

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纪念馆、艺术馆，配备专门的管理、研究人员。然而这些或气派或华丽的这馆那馆本身，大多与该文化名人曾经的生活以及成就的取得没有任何关系。在对待新馆与故居的态度上，也常见有“只顾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”的味道。也有对故居进行修缮的、异地再建的，范围越修越大，越修离原貌越远，好比买楼还珠，很容易让参观学习者产生误解。与此步展开的名人研究，越到后来，也越有一任“乡曲野老”任意发挥大谈“山海经”的嫌疑。凡此种种，都不是对历史负责、对群众负责的科学态度。

## 从政杂谈

常在河边走，能否不湿鞋？近日翻阅旧报，读到《人民日报》1991年5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，我找到了答案。文章说，礼多人不怪。官，不打送礼的。但在中国建设银行邹平支行行长、党支部书记荆象翌生活的轨迹里，行不通啦。他对送礼风深恶痛绝，“推挡”了不少人。

说临池乡的一个乡办厂子吧，由于得到银行的支持，发了财。为了表示谢意，厂里派人送来“过春节”的礼物。他怕孩子们嘴馋，动了礼品，立即贴上封条，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，“完璧归赵”。

有人认为，些许礼品，算不了什么。派人送回，未免大惊小怪，太不近人情。可是，在荆象翌看来：“千里堤坝，溃于蚁穴”，思想的大坝，是不能有一点裂缝的。再说，身为行长、党支部书记，“若己不正，焉能正人？”

戏将散时曲未终。那位乡负责人为了得到银行对厂子的继续支持，登门拜访来了，并顺手掏出一筒青州香烟。“不，不，来到我家，怎么能吸你的烟呢？不过，我这烟不如你的高级！”荆象翌爽朗而又幽默。于是，两根纸烟，明明灭灭，室内弥漫起团团烟雾。当客人起身告辞时，荆行长说：“你带着这筒烟。”说着话轻轻一拿，筒